

民间文学

在科技昌明的今天 我们聊聊“仙话”

□岳永逸

在对汗牛充栋的仙话进行系统学术研究的同时,严优更希望能对大众进行关于仙话的知识普及。一反百年前启蒙先驱的否定性基本定位,有着文化自信的严优旗帜鲜明地指出:“神仙学说及仙话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一份别致的礼物”;通过具有突出的“中国性”的仙话,完全可以讲出精彩的“中国故事”。因此,“对传统文明进行现代化的审视与扬弃,并且不断将这种审视与扬弃的成果与本文明的后裔们分享”,就成为严优创作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的强大内驱力。

何为仙话?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,经由与神话的比较,严优将仙话定义为“基于人们相当长时期内相当程度共识的、关于仙的故事的总和”。然而,我更欣赏她在对“监察神”——三尸神的品评中似乎是不经意地写的那句:“仙话提供克服一切障碍超越自我的可能性”。应该说,这一句是关于仙话最言简意赅且直击内核的定义,也是严优基于对个体生命的敬意、基于人间本位主义,赋予仙话以“正”能量,进而赋予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合理性的基石。

易言之,仙话并非仅是有角色、有情节、有共识的关于神仙林林总总、源远流长的故事。这些长命不绝衰的故事,之所以在自古及今的中华文明体中有一席之地,之所以在科技昌明的今天还要讲述、重温,关键就在于它是生命观的投射,是对人突破自身局限性的一种朴素而奇妙的想象,或如汪洋恣肆,或如小溪潺潺,或如瀑布飞流,或如泉水叮咚。而且,它也确实在相当意义上表明了人克服一切障碍而超越自我的可能性。作为别具一格、自成一体的文类,仙话有着人类优秀文艺作品基本的形态、质地与功能。因为它直面的是最普遍意义和最本质意义上的个体本身,面对的是人心与人性,映射的是人类永恒的困境、对生命的

理解、期许和从未停止的如夸父逐日般的苦苦追寻。

当然,要说清仙话,就不得不说清“仙”。与祿是遯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传教士整体上倨傲、笼统地将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视为“异端”、污名化为“迷信”不同,20世纪后半叶基于田野调查的焦大卫、武雅士等人类学家,对中国本土宗教提出“神—鬼—祖先”的三级认知范式。这种认知虽然有所进步,但“神”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几乎囊括了除鬼之外人们供奉膜拜的一切超自然力量,神、仙、精、灵、怪等等。在汉语语境中,“神”“神仙”“仙”之语义多相含混。三个语词中,最常用的是双音节的偏义复词“神仙”。不同语境下,“神仙”或指“神”,或指“仙”。

何为仙?它是通过内养外服等方式修炼而长生不死,经常住在山里或其他奇境之中,具有某些特殊能力的得道者。仙是后天的,是凡人经过艰苦修炼而成,其“仙格”由“人格”提升而来,其超自然性由自然性改造而来。显然,与神相较,仙与人有着更多的互动、关联和亲缘性,是凡人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,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信奉、实践的奉神为人和奉人为神的“神人一体”辩证法的绝佳体现。

因此,鉴于“仙话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,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在架构上分成了围绕“仙”和“话”的上、下两编。同时,也因为仙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,“仙在话中”和“话中说仙”的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又成为一个整体的“纪”。这个纪,不仅仅是“录”,也是“述”。

与郑土等有前辈相对严肃的学术写作不同,严优明确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“轻学术”——有游戏精神,轻松活泼又不乏棱角、锋芒的学术写作。也即,她要一如既往地学术语言与普通读者的通俗阅读需求之间架起桥梁。顺势,严优将其写作与古已有之的文体“笔记”区分开来,命名为“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笔记”。较之古代的笔记体著述,其当下性的笔记不仅仅是如张岱《夜航船》般的记与言,而是更有体系、更注重论与辨、要摆事实、讲道理,要动之以理、晓之以情。较之学术专著,其当下性的笔记又有着更多的弹

性与回旋的空间。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联想,随兴发挥,使之有着更多的本色与真情。

如是,在作家和学者之间的自由摆渡、切换与穿越,使得貌似调侃却严肃认真、直捣黄龙“的轻”说,既是《诸仙纪》的内核,也常让人脑洞大开,会心颌首,抿嘴一笑。诸如天上玉皇名号得来的全不费功夫,人间“龙王”的捉襟见肘、装神弄鬼、装疯卖傻,皆栩栩如生,如在眼前。在其“轻”说之中,道貌岸然、相互含括、狼狈为奸的神权、皇权、男权没有了遮羞布,赤身裸体,一览无余。

当用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技术、物象来勾画画家时,高流量的神仙之画皮也欲盖弥彰。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实现了时空穿越,而是读者在文字前反转、倒立,俨然梦蝶的庄周,是耶非耶,满眼的迷离蒙眬,心与物游,不知今夕何夕,身在何处。在严优笔下,灶王爷,是老天爷投放到世间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,且自带超大硬盘,整年全天候不间断存储你的黑料;三尸神,作为监察界的劳模、间谍界的王牌,对你的监察是钻进你的肉身的内部监控。

毫无疑问,这样的“仙话”——对神仙的唠嗑、比划,绝对前所未有的。其实,严优以其不显山露水的曲笔,描绘出了当代以科技形态存在的无处不在的“神仙”。她不仅描绘出古人的生存困境和突围的尝试,也不经意地在其游戏文字中道出貌似“不信一切”的现代人生活的两难,和算计重重,处处设防,监视又“全景敞视”,以致荷戟独彷徨而无险可守、无国可突的窘境。

当然,这一技术世界困境的揭示,仅是无心插柳。以其女性的细腻与敏锐,严优对仙话的当下的纪与述——现代释读,更着力女性主义立场。她试图通过其“仙话”,为过往仙话中受歧视、压抑,甚或奴役的女性(神仙)鼓与呼,从而赋予古旧仙话以当下性和启蒙性,进而实现对仙话这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换。

(摘选自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“垃圾之战”当怎么打

□几又

只要有人类足迹所至的地方,就会有垃圾,无论是遥远而又偏僻的乡村,还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。人类

学博士、《垃圾之战:废弃物的绿色治理、科技争议与环保行动》作者张劭颖从2008年开始调研我国垃圾处理问题。其间,他深入开展田野调查,从近年来邻避效应的焦点垃圾发电站选址出发,一路透视垃圾处理、分类以及商品制造等全过程,试图再理解废弃物,将废弃物视为是一个动态的范畴,国家、市场、科学技术、普通消费者、环保行动者等多个行动者共同生产、竞争,建构其意义。

垃圾问题由来以久,但什么是垃圾,却很值得我们反思。在张劭颖看来,当人们越来越被消费文化牵着鼻子走时,不自觉地会抛弃艰苦奋斗传统。艰苦奋斗意味的不仅仅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,还意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,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的产量。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晓,时光往回二十年前,我们还极力倡导新三年旧

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。可时至今日,我们常常因为衣服旧、过时、不喜欢等原因而选择抛弃。那时垃圾并不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,至少农村的垃圾大都可以通过化粪池转化为肥料加以利用。

西方有句谚语,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。垃圾是否变废为宝关键取决于一个“变”字。我国曾一度是“洋垃圾”的倾销对象,汕头贵屿还形成了电子垃圾拆卸分解再回收的重要基地。但垃圾回收成本高,特别是环境污染压力极大,正因如此,2018年我国发布“洋垃圾”进口禁令。颇为吊诡的是,口口声声称垃圾为宝贝的发达国家不是变废为宝,而是在指责我国新政同时,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倾销对象。

张劭颖指出,“垃圾治理如果不是前瞻性的,就必须是滞后的”。所谓前瞻性,就是从产品设计、制造、包装等全过程,尽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特别是对已经形成的垃圾分类回收,对不可回收垃圾采取无害化处理。为此张劭颖深入到力推垃圾分类城市,在社区楼栋内观察分类措施的落实。

许多人一方面感叹近邻日本垃圾分类之细令人叹为观止,另一方面对于身边的垃圾分类却视而不见。就此问题,张劭颖适时导入自己的专业知

识指出,“经济人类学家认为,人们如果想要接受和践行一种新的知识实践,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上有动力:道德的动机、社会—政治的压力,以及物质或经济的激励”。

道德本质上是教化,即全民式的垃圾分类教育。从一些城市率先推行的垃圾分类来看,分类还是有一定的“技术”门槛,如果没有广泛的教育很难达成效果。日本首都东京“垃圾分类手册就有30页,一共列了500多项条款”。而“社会—政治的压力”,在这里我们可以视为社会秩序基础,即法律法规。那些垃圾分类越是出色的国家,立法越是完善。从这层意义上讲,垃圾分类不仅是道德行为,还是法律规范对象。至于张劭颖导入的第三个维度“物质或经济的激励”就更容易理解了,对于企业可能是环保补贴,对于个人则可能变成物质激励。当然三管齐下也未必可以立竿见影。欲速则不达,日本垃圾分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,循序渐进与持之以恒才可能有所成效。

打赢“垃圾之战”,也不能忘了农村。为此,张劭颖指出,“唯有城乡统筹考虑,才能真正走上生态环保和环境正义之路”。一言以蔽之,如果不尽早着手,本来可以“前瞻”解决的农村垃圾问题,很可能拖成“滞后”了。



生命的境界

□曲树强

文学翻译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。优秀的翻译作品,既要忠实原著,力求翻译准确无误,也要保持原著的写作风格和艺术特色,从而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,而翻译的艺术水平与译者的艺术修养息息相关。从张丽娟翻译的小津安二郎的四部经典之作《晚春》《东京物语》《彼岸花》《秋刀鱼之味》,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译者对原著的深刻理解、对作者的深度了解以及对生命的诸多感悟。

张丽娟翻译的这四部剧作始于2019年12月,次年10月翻译完成,前后不到一年时间。尽管在出版过程中费尽周折,但雨后总会见彩虹,译作如今终于与读者见面了,正像译作《晚春》所寓意的那样:春天再晚都会来。

在着手翻译作品的2019年年初,张丽娟刚做了一场大手术,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。身体恢复尚需时日,她便开始了翻译工作。其间,困扰她多年的偏头痛频繁发作,疼痛加剧,再加上颈椎椎管狭窄导致的大脑供血不足,她经常处在头晕目眩的状态。然而,怀着对作家和作品的满腔热爱,怀着对文学翻译的挚爱,她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抓紧工作。这是一次挑战自我的过程,往往为一个词语的准确翻译,她都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,然而收获也是颇多的。她说: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,是非常快乐的,尤其这件事情恰好是自己喜欢的,幸福感更是满溢。

也许生病之后,让张丽娟这位70后译者对人生有了更加透彻的感悟,对原著作品的理解也尤为深刻:她从《晚春》中感悟到“春天再晚都会来,春天再长也会去”;从《彼岸花》中看到“生命轮回不休,彼岸花开绚烂”;从《秋刀鱼之味》中她领悟到“且行且珍惜”;从《东京物语》中她体悟到生命的意义与终极的孤独……

通过对作者的了解,她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灵魂:小津安二郎,这位伟大的导演和剧作家,他的人生也可以与他的电影相提并论。这是一位热爱喝酒与美食的人,一辈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,没有结过婚,《秋刀鱼之味》是他去世前最后执导的作品。1963年12月12日,恰恰在60岁诞辰之日,他安然离去,按照他的遗愿,墓碑上只留下一个字——无。这个字,诠释了他对人生的体悟,彰显了他生命的境界。

作家的人生轨迹和人格魅力以及对艺术的态度,还有透过作品让人领悟到的生活的时而宁静、时而澎湃,都深深感染着译者。翻译过程中,作品中那些关于生命的感悟与思考,让作者的心灵经历着一次次纯净的洗礼与超越,那些字句通过心灵的领悟再次以另一种语言传播给更多的读者。译者如一叶小舟,在作品主人公喜怒哀乐的情感海洋中沉浮,她努力地去接近作品中人物的内心,在力求准确翻译的同时,更注重追求语言的流畅与质感。于是,我们便看到了这四部充满生活气息的译著,看到了关于生活、关于生命和命运的诸多体会和彻悟,也从作家、译著和译者的三位一体中,领悟到了生命的境界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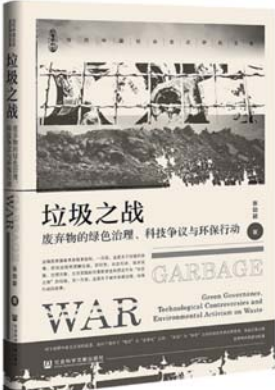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:曲鹏

美编:陈明丽



《诸仙纪:中国仙话八议》
严优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社会科学



《垃圾之战:废弃物的绿色治理、科技争议与环保行动》
张劭颖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